



孟子

道春點

三

2800
10-9



2800
10-9



孟子卷之七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一章

朱熹集註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員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

孟子卷之三

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笛。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麩為犧牲。斷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雉鱗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

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聖人既竭目力為繼之以規矩準繩

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為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為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勝平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

心仁聞行中先王之道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眾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

所存者幸也。朝音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之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之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

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以亡者僥倖而已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

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

禮下無學賊民興恣無日矣辟與闢同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為亂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蹶居衛反

詩大雅版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泄泄然不怠校正之

泄泄猶沓沓也沓徒合反

水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

道者猶沓沓也

非誠毀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

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唯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為治者當有

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為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為仁之道。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若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諡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謂諸侯之國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

酒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

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及其仁治人不治

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

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已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其效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篇亦承上章而言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恆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為是故也。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為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

其心被既悅服。則吾力之德教無所留礙。可及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弘與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政此類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

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今出令以使人。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為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與之。

令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為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服樂怠。皆若效大國之所為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蓋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役。

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耳。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

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

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

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殷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上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

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為衆，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

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

不以濯。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

子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而利其蓄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蓄與災同樂音洛

安其危利其蓄者不知其為危蓄而反以爲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

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滄浪水名纓冠系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

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所謂自取之者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

活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

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是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走音奏

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故為淵，鰍魚者懶也。為叢，鵙爵者鷓也。為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

音闔爵與雀同鷓諸延反

淵，淡水也。懶，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鷓，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毆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好為王之。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

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王去聲

艾。艸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乘乾久之艾固難卒辨。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

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

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

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為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入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舍上聲

曠。空也。由。行也。此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激戒。學者所當猛省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

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爾邇古字通用
易去聲長上聲

親長在人為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

其身矣

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由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至極也。揚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庸孔子之言，思誠為脩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去聲

作興皆起也。盍何木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繹寡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為往。為於虔反

一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眾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不察也。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末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為去聲

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況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艸萊任土地者次之辟與關同

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在耕稼之責如李愬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曾中正則眸子瞭焉曾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眸子音牟瞭音了眊音耄

良善也。眸子。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自。故胃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為度哉。為於度反。度音搜。

度。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

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為惡。得為恭。

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惡平聲。

惟恐不順。言恐人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

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

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

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與平聲。授音爰。

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

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拯之非若嫂溺可乎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己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已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

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

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廢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為孝矣

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

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

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問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適音謫 間去聲

趙氏曰。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間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

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之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之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倘已者。不可以是遽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

○子墨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易去聲

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

後非以爲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
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爲而高之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好去聲

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爲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王驩字。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

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

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故孟子姑以此責之。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鋪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

以鋪啜也

鋪博孤反啜昌悅反

徒但也。鋪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一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一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

告也

為無之為去聲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

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

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

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

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
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樂斯樂則之
樂音洛惡平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
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
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
生。如中州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
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
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
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
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文之密而樂之深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
下悅而歸已，猶州芥也。惟舜為然，不

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
以為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已如州芥而惟欲得其親
而順之也。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
已。順則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末始有
違。尤人所難也。為人蓋泛言之為子則愈密矣。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
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
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底之
爾反

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
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姦亦尤
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
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願吾所

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不是處耳。

孟子卷之七

孟子卷之八

離婁章句下

朱熹集註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

凡三十章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

於溱洧。乘去聲。溱音。洧音。

子產。鄭大夫。孫橋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興梁成。民

未病涉也。杠音。梁音。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興。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日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溱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

而濟之

辟與闢同為於度反

辟。辟除也。如周禮闢人為之。辟之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為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眾。豈能悉以乘。與濟之哉。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

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背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愷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

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銅鞮。盈也。潘輿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王說。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從

言君子當寬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障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為是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己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與遂遠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

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閒能幾何哉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以有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有所為耶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此亦有為而言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行去聲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其所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自得於已。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

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飲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鬪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

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王去聲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不以不審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亟去聲 亟反

豈。豈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舍放皆上聲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澆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下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澮。澮古外反。涸。下各反。聞。去聲。

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涸。乾也。如下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取者。取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躡等。于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眾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眾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

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好皆去聲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古字通用如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大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濶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卻泄通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

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乘音凡 檮音逃

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與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

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章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絕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

寢微故五世而斬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予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

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乘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逢薄江反。惡平聲。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眾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為家眾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庖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庖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庖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庖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庖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

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他徒河反矣夫夫尹

之語助也僕仰也尹公他亦衛人也蠟正也稱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已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傳庾斯

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污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齊側

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惡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

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惡為皆去聲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况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日至者。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公行子有子之嚳。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

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驪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驪言孟子獨不與驪言是簡驪也

簡略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朝音潮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啗泣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志也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恒胡登反

此仁禮之驗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去聲下同

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由與猶同下放此

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物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

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扶夫音

○禹稷當平世，二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前篇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

賢之。

食音嗣，樂音洛。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而已矣。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爲己責，而救之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

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服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

也。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

有一於此乎

好養從皆去
擊狠胡懇反

鬻。辱辱也。
狠。忿戾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夫音
扶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
相合。故為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
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
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
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

不養為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
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夫章之夫音扶
為去聲屏必并

反養
去聲

言章子非不養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
屬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
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如此則其罪益大也
○此章之旨於眾所惡而必察為可以見聖
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
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
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
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

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

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

儲子曰王使人問夫子果有以異

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
人同耳。瞽古 莫反

儲子齊人也。瞽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
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
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
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
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
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

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
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
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
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
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
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
來。驕其妻妾。施音迤。又音異。墻音燔。施施如字。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墻。家也。顧。望也。訕。怨也。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
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
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
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
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
枉曲之道昏夜乞衣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
日與斯人
河以異哉

孟子卷之八

孟子卷之九

朱熹集註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
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隣下謂之旻天
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
篇怨慕怨已之不
得其親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

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
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
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
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
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愬我竭力
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
愛於我何哉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愬無怨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

惡去聲夫音扶愬苦八反共平聲

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為孝也若自以為為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
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
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
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帝堯也史記云一女嫫之以此觀其內九男事之以此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

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
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
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
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
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
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

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
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
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少好皆去聲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詞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為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
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

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對，離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離怨於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以女為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于戈朕琴，朕弼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

身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
為匿空旁出舜既入發魯腹與象共下土實
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
也謨謀也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
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
已出欲以殺舜為已功也干看也戈戟也琴
舜所彈五弦琴也張珣弓也象欲以舜之牛
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
也棲淋也象欲使為已妻也象往舜宮欲分
取所有見舜生在淋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
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
君之甚故來見爾怙怙慝色也臣庶謂其百
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
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
已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
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
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辯也程
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
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
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圍圍焉少
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
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
子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
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
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
奚偽焉

與平聲校音效又
音教畜許六反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圍困而未紓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旌謂誑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

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庫。有庫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庫。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其君也。殛。誅。

也。蘇禹父名。方命。壙。旒。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廩。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廩。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廩。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庠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

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爲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庠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觀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

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祖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朝音潮岌魚及反

咸丘蒙孟子弟子也語者古語也感擊感不自安也岌岌不安之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

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祖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龜升而龜降故古者謂死為祖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

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孑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而害一

句之義不可以一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已之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言替臆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

見音現齊側皆反

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戰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成丘蒙之說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諄之傳反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行去聲下同

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專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

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也上不能令上下必用之舜為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為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

非天與也

治去聲相去聲
朝音朝夫音扶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
訟獄謂獄不决而訟之也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

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
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

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峻谷中可藏處也
啟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
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
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
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
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
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
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
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
致而至者命也

之相之相去聲
相去之相如字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此堯舜
之子所以不肖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
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啟所以有天下而益不
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

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
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
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
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
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
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啟及太
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
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
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一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一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艾，州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

湯，有諸？

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於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

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樂音洛

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州芥之芥同言其辭必取與無大無細以道義而不辭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囁囁然曰我何以

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

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囁五高反又戶曠反

囁囁無欲自得之貌

湯二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

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

伐夏救民。

推吐反內音納說音稅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辱已甚於於枉已。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已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道。

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
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
烹也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

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

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

癰於容反疽七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中主人也癰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齊姓環名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取造也言生事之人也

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

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

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

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

命也

又音孽 辭如字

顏辭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

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厄

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要平聲

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魍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魍欲殺孔子。

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厄。難然猶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

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

何以為孔子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

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

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

食音嗣好去聲下同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干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

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

諫百里奚不諫。屈求勿反。乘去聲。

虞。虢。皆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

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

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

汗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

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

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

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

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

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

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聲 相去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為汗。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為之。如百里奚為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汗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孟子卷之九

孟子卷之十

朱熹集註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
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

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治去聲，下同。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者弱也。餘並見前篇。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

下之重也。與音預。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憊。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淅先歷反

接猶承也。淅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欲去魯不以稅冕而行豈得為遲。揚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臚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以稅冕而行非速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

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
作樂者集眾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
樂之一終書所謂籥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
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
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
猶言脈絡指眾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
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
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
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
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眾音
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諧然也故並奏八
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鐘鐘以宣其聲俟其
既闕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宜以始之收之
終之二者之間脈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眾
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
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
言故歸之寬云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
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
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
也

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
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
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
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
孔子之道兼全於眾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
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
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
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何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

錡魚 綺反

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惡去聲 去上聲

當時諸侯兼弁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已之所為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上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六十人。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

足以代其耕也

一。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人。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為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

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綴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子忘之矣。獻子

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
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
之友矣乘去聲 下同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
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
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
事我者也費音秘 般音班

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
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
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
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
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
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非
王公之尊賢也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

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邀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攝飯也不敢不飽

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子。位曰職。曰天子。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者尊賢皆事之宜。然當時但知尊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明大

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誦。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下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孟子言

尊者之賜而心竊謂其所以得此物者未可知
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
矣所以卻之
為不恭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
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
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
子受之矣

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
無以言辭間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
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也耶交以道如餽
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
節孔子受之如受
陽貨烝豚之類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
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
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與
死凡民罔不諫是不待教而誅者也
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
如之何其受之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
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
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諫有禦人者用其
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
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愍無凡民二字諫
怨也言殺入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

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如何而可受之乎。商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

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

其賜乎

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況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與平聲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為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是否也兆猶一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夫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

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夫雖不輕而亦未嘗不失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可相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挑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

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姓者為
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
按此章。文義多不可
曉。不必強為之說。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
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

並去聲

下同
仕本為行道。而亦有下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
而但為設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
不能親操井臼而
欲資其餽養者。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已
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

擊柝。

惡平聲
柝音託

柝。夜行所擊木也。蓋饑貧者雖不主於行道
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
祿薄。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
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
貪位慕祿
而已矣。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
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委。烏偽。反。會。公外反。當。丁浪
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

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
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

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朝音潮

以出仕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士無爵士不得此

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賜謂子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
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
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
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令而後
知君之大馬畜及蓋自是臺無餽也
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
乎

亟去聲下同標音杓使去聲
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未也標磨也數以君
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
其未後復來餽時磨使者出拜而辭之大馬
畜及言不以人禮待也臺賤官主使令者

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
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況又不能養乎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
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
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
將之于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
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
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
拜之勞也僕僕煩狼貌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

女為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
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
之尊賢者也女下字

能養能舉視賢之至也惟堯舜
為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
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州莽
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
敢見於諸侯禮也質與
贊同

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鷩相見以自通
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贊在位

之臣不同故
不敢見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
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
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
不往見者士之禮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
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
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
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為並
去聲繆

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亟乘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

孟子引千思之言而釋之明不可召之意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嚔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嚔息復反

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旂士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旂士謂已仕者交龍為旂旂羽而注於旂在之節曰旌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

○旂旂曲柄也○旂畫交龍有鉞

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無人之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之則不可往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之所視。

扶底詩作砥之履反。詩小雅大東之篇。砥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

文能由是路之義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已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
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
廣狹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
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
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而不可不知
其為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
之善士其所以友矣猶以為未足又進而取
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

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
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
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
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
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
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
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乎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
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在權力之不同。不可論也。

孟子卷之十



新刊法門法海



